

乐于简

□ 刘满英

越来越喜欢清静简单的生活，一个人安静地看书，浇花，听歌。

当清晨第一缕阳光，以舞蹈的姿势斜逸入室，暖暖的浅金色光影在房间游戈。推窗，曦光灿烂地播洒大地，心里便充盈着无限的喜悦。

晨炼回来，煮一碗小米粥，一碟小腌菜，一个土鸡蛋，营养而又简单的饮食，既减轻肠胃负担，使人清爽轻松；同时又满足了味蕾，远离油脂油膏。

年龄越大，穿衣戴帽也越来越素洁。一双北京布鞋，一条半旧裙子，上街，回娘家，郊游，都是一色的打扮。依旧对素洁的旗袍有种说不出的爱恋，尽管身材不再苗条，穿着也不再雅致，但那高高的竖领圈出的温暖和安心，却不是其他衣服所能给予

苦瓜

□ 龙晓初

院子里的竹篱挂着几根苦瓜
与我品质相同，喜欢阳光、雨水、沃土
油油绿绿讲述着成长的奥秘

它们本是空气里随意飞撒的种子
因为一种魔法，不小心钻进了土里
体内存有辽阔，与无法稀释的苦
上了年岁，更有了积苦的偏好

是的，在一根根翠绿的苦瓜面前
我又有了新的痛苦和懊恼
我的孤独风起云涌。我的落迫
隐喻着一张巨大的惶恐
我们各有所累，大半生困于原地
而苦尽甘来，是我们共同的愿

乡村七月

□ 周家海

一场雨
浇灭了蝉声
太阳远游去了
暑热一路相随
俟至 风停雨住
鸟鸣声流露出潮湿的婉转
葱绿 葱茏的银杏树
小心翼翼地拥捧着盈盈的露珠
天空陷入沉思
大地被湿漉漉的意境裹挟
静谧在庭院踱步
黄昏故意拉低了夜幕
炊烟起处
老屋的烟囱高昂着头颅
莫名其妙 若有所思地翘首天幕
缓缓地 许久才回过神来
窗前的灯火
正悄悄地在编织着
纯净而不失火热的
生活故事……

祖父与花

□ 海 燕

在这漆黑的夜里，面对窗外沉沉的雾，我陡然想到祖父，不觉热泪盈眶。1975 年，祖父患了贲门癌，发现时已是晚期。家里人想为祖父实施手术，但被祖父断然拒绝了。他说：“我知道自己的病，那是不能好的病，别再往我身上糟蹋钱了，那些钱留着你们以后生活吧。我死以后，你们不要难过。”

在我幼年的记忆里，祖父的家里养了三种花——柳桃、臭海棠和扒拉香。柳桃一共有两盆，分别栽在青黑色的大花盆里，摆放在门厅的两侧。个子已经高过我，枝头挺着三四团粉红色的花，我每每看那花，都需要仰起头。祖父不许我碰它，说有毒。具体是叶有毒还是花有毒，他没有说。那花是祖母喜欢的。祖母总是拍着我的头说：“快点长吧！看，柳桃的个子都已经比你高了。”于是，我赶紧跑过去，将手放在额眉，和柳桃比个子。下意识的，总觉得柳桃是寂寞的。那寂寞，像清冷的早晨，独自走在大街上，却没有一个人搭理的样子。至于为什么觉得它寂寞，我一时又说不清楚。是它被摆放在室外的缘故吗？也许是。

对于臭海棠，人们都说它有特殊的臭味，我闻了，也没觉得它有多臭。也许它的味道为蚊蝇飞蚋不喜吧，总之，有它的地方，很少看见飞蚋。它的花倒是常开不败。后来莫名奇妙地不见了踪影。许是被年幼的弟弟妹妹们霍活儿了，终究是没了结局。

陪在臭海棠身边的，是一盆不常见的花，就那么绿绿的长在那里，没见它开过花。父亲跟我说，这是祖父一位最好的朋友送给他的。我问祖父这是什么花，他说叫“扒拉香”。较之于臭海棠，我倒觉得扒拉香好，因为它有香味。就是名字显得有点俗气，跟它清雅的香味一点都不匹配。我总觉得它应该还有个名字，于是我逢人便问，问来问去却也没人知道它。我把扒拉香当朋友，跟它说话，问它能不能开花，如果能开，就开一下让我看看。可它始终都对我不理不睬的。祖父曾说，“兽有兽言，花有花语”，这话一点都不对。我生气时就不停地用手拨拉它的叶子，阵阵清香便跟着我的手缓缓释放出来。在外面忙碌着的祖父立即会问，你又扒拉花呢吧？我旋即住手。这难道是它的花语吗？旨在要人不要轻易忘记它？长大后翻植物书时，突然看到介绍它那节，宛若久别重逢一般，欣喜若狂。它的学名叫香叶天竺葵，扒拉香是俗名，通常开粉红色的花，手触摸即带香气。那一年，扒拉香开出了白色的小花，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。妈妈说，祖父得了不好的病，快死了。就在祖父过世后没几天，这盆花也枯萎了。

每每想起祖父，我总觉得很惋惜，祖父生得太早了，走得太急了，没来得及赶上如今的好时代。祖父的离世，带走了好多东西，不只是他自己的生命，还有亲人的思念。

西江月·桃源乐

□ 于宝贵

转辗千山疑惑，
躬身入住桃源。
怡然自乐沁芳园，
且看百花争艳。

酌酒书思馈友，
会茶舞墨结缘。
先弹一曲鹧鸪天，
再把宋词品遍。

好事近·游塔子沟

□ 吕 辉

烈日挂长空，
却又云稀风渺。
坐卧难离汗迹，
祈盼秋来早。

纳凉避暑唯塔沟，
山美松荫好。
品绿茶扬箫曲，
去凡尘俗扰。